新视界

科幻何以启示时代

■李　扬

10余年来，宋明炜教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开掘华语科幻的潜力，探寻科幻文本内外的阐释空间，在理论研究与作品编译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他关于华语科幻的主题论著《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在2020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精选20篇与科幻议题相关的论述，细腻绘制了“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历史谱系、生成机制以及未来的发展向度，视角多元地展示了华语科幻理论的前沿动向。

“新浪潮”：历史与感觉的测绘

作者在本书中以“新浪潮”（New Wave）一词命名二十世纪末以来华语科幻叙事的革新气势，打破科幻作为类型文学的分类标准，发掘其中的美学先锋性，从而为其在文学史甚至整体的人类文明中寻找到了坐标系。首先，宋明炜将1990年代以来的科幻描述为“新浪潮”，并非简单挪用西方科幻文学史的概念，而是深入探查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史后触摸到了中国科幻的别样质地。在作者看来，“新浪潮”的发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中国历史秩序的嬗变与科幻的自我超克。自晚清以来，科幻便作为中国文学的边缘文类存在。但这一文学史中的“潜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响应“向科学进军”“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等号召，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同声歌唱”的一部分。直至1980年代，科幻作家仍大多呼应着国家科技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持有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但经历了“清污”运动后，科幻进入沉寂阶段。自1990年代始，科幻以迥然不同的科学观念、知识系统、叙事模式刺破了人们对乌托邦的乐观想象，其书写也逸出了正统文学体制，以新奇的想象承载了历史反思、现实批判、人性道德、人类命运等问题。所谓“新浪潮”之“新”正是基于作者对上述历史脉络的深刻理解，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回应了中国科幻多舛的命运，在承续中国科幻传统的同时，也发生了想象与审美的双重裂变；另一方面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科幻与政治、技术与幻想、科技与伦理等多重命题的张力。

“新浪潮”除了指涉1990年代以来科幻作家以形态各异的表征符号挑战既定的文类秩序，进一步打开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外，亦意味着新的历史语境下作家精神与情感空间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炜捕捉到了科幻作为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能量，以诗人之心洞悉科幻小说在现实层面以外“不可见的事物”，由此进入了刘慈欣、韩松、骆以军等作家复杂的精神脉络与思维路径。“感觉结构”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用来描述生活在同时代人共同分享却又难以言说的文化意识。宋明炜对于韩松《地铁》的分析便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在他看来，《地铁》是由5个中篇小说构成的意义含混的集合体，很难从中抽取出逻辑完整的故事，呈现出难以解释的氛围。这种含混不清的、身处鲁迅式“无物之阵”的“感觉”，恰恰指涉了中国的现实，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正如王德威所言，宋明炜的科幻研究“不仅思考其当下此刻出现的意义，更勾勒其与文学史的关联”。

在宋明炜建构的科幻研究范式中，“诗学”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必须承认，作者在学术研究以外长期从事诗歌创作，诗人之敏锐体现在他能够迅疾地捕捉文本符码与小说叙事的缝隙，并以准确的语言细腻地表达阅读感受。但是，诗学之所以成为宋明炜科幻研究的基石，不仅来自于科幻文本与感性体验的碰撞；他之所以能从阅读体验中抽绎出问题意识，更来自于他对科幻本身学理性特征的洞悉。宋明炜指出，科幻文学固然具有真实的一面，但无论是它以奇观为核心的特征，还是在语法、修辞、叙事、世界观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写实主义的独特诗学特征。科幻的真实不等于现实，它是一种语义和文本层面的真实，它借助认知另类（Cognitive Alternative）来重塑世界形象，是对现实的一种高密度的摹仿（high-intensity mimesis），从而抵达了被人们视而不见的更深的真实。在此意义上，他在《<狂人日记>是科幻小说吗——虚拟的真实与写实的幻象》颠覆了人们所熟知的鲁迅《狂人日记》的常识，以另类的认知方式揭示了真实，这种思路打破了对该小说“现实主义”式的常规解读，继而追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幻线索。

不仅如此，宋明炜对科幻“诗性”特质的发掘，还提供了一种深描中国科幻的方法，在科幻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探索层面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如何打破“科”与“幻”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方式，如何让科幻研究回到科幻的文本性本身？宋明炜为科幻研究引入诗学视野，正是为了回答何谓科幻这一“元命题”。他独辟蹊径地从认知真实这一角度出发，以语言、修辞、叙事等具体文本角度发掘造成科幻“感觉结构”的历史机制与内在逻辑，从而进一步打开科幻的阐释空间。

以“后人类”为方法：文学反思与反思现实

自1970年代，西方出现了“后人类”主义，这些理论探讨围绕何为人类本质、人与技术关系等问题展开，挑战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尽管目前对于“后人类”的概念学界并无定论，但思想界分享着相近的问题意识，比如如何面对人的数字化、赛博格化与机器的生命化？在人类生存状况随人工智能、生命技术极速变化的当下与未来，技术伦理的边界在何处？

宋明炜敏锐地发现，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科幻“新浪潮”亦内在于这股“后人类”浪潮之中，触及的问题涉及人类的赛博格困境、探讨智能时代新的人机关系等。然而，在宋明炜看来，科幻“新浪潮”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既有后人类理论范式的阐释，而是在文学层面上提出了对“如何理解人”这一总体性问题的探讨，从而回到传统人文主义的根本。

“后人类”概念作为跨学科的新兴产物活跃于理论场域，然而宋明炜是将“后人类”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而非仅仅参与理论论战的工具看待的。究竟如何理解科幻书写中的“后人类”现象？科幻的“后人类”思考与理论场域中纷繁复杂的“后人类”之辩相比，究竟呈现出何种独特之处？宋明炜通过梳理科幻史，为“新浪潮”中的“后人类”形象寻找到了“后人类”主义思潮中的位置。科幻文学自发生起便以“后人类”现象投射了对于人自身的反思，无论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还是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均出现了区隔于正常人类的“他者”——非人或变异的人的形象。科幻中的“后人类”问题正是在区隔“人”与“非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由“人与非人”这一思维结构推演、辐射出的人的生存问题，就不再拘泥于人与外部技术的关系之内，而是关乎人类自我认同、自我建构、伦理重建的诸多方面。宋明炜指出，“当我们在族群、国家、政治身份、性别、性取向的意识上判断何为正常人，何为另类，以及区分你我、判断敌友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实践后人类政治”。比如在书中，宋明炜通过对陈楸帆小说《荒潮》的讨论，延展并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意义。《荒潮》对主人公小米复杂幽暗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刻的刻画，她感染人工智能后冲破了原有的阶级，却在人类意识与“后人类”赛博格特性之间发生了分裂，宋明炜将小说中这种“内向化”的投射解读为一种“后人类的启示”，认为其中蕴蓄着“新的诗学与政治的可能”。在宋明炜这里，科幻反向延展、深化了我们对于“后人类”这一命题的认识，他剥除了“后人类”这一概念看似前卫、缠绕的一面，回到了对于人的普遍性问题的回答上来。

科幻中的“后人类”思考绝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更不是技术乌托邦或恶托邦的二元对立，而是关乎人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异类这一伦理问题。陈独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时便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科幻“新浪潮”在处理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的同时，也洞见“不可见的事物”。所谓“不可见”即关乎隐秘而幽微的人性道德深处，回应着百年前陈独秀发人深省却长久以来为人忽视的宣言。宋明炜通过发掘科幻“新浪潮”中关于“后人类”的不同表达与书写方式，将文学书写转化为一种理解现实的思想资源。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为技术化生存的时代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可能。

未完成的“中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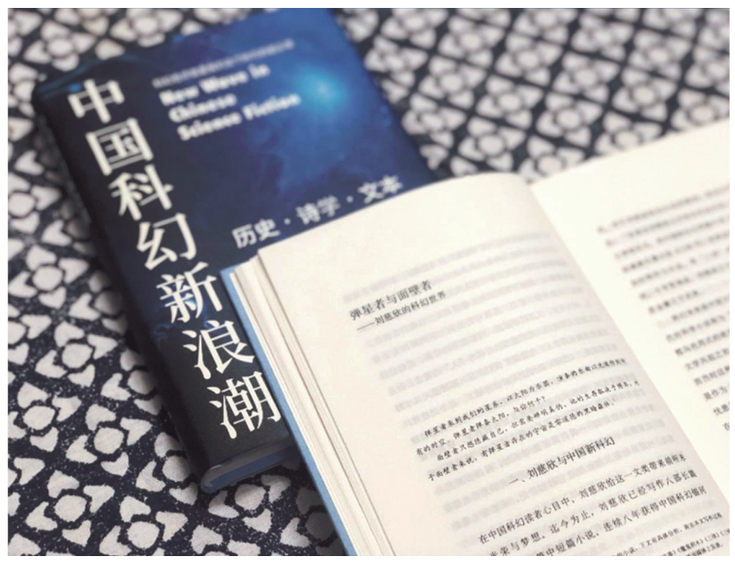
作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科幻小说评论专集，《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集中展示了宋明炜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勾勒了科幻“新浪潮”的兴起始末、发展谱系，指出“新浪潮”的先锋性之所在，而且体现出重估中国科幻的世界地位的努力。他说：“中国科幻的新浪潮正在领跑世界科幻，如一道光芒，照亮了现实中看不见的维度。”

与英美科幻绵延不绝的传统不同，中国科幻传统几经断裂，历经考验。“中国科幻史从来都不是绵延持续的，而是充满断层”，因此，科幻的每一次再生与繁荣都需要完成自我超克，重新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科幻一直是“不可见”的那部分。科幻小说在晚清时蹒跚起步，直至1990年代市场化兴起、文学被边缘化后才重获新生。青年科幻作家飞氘将中国科幻形容为“寂寞的伏兵”，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科幻埋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状态。相比于这种带有悲壮色彩的诗性譬喻，宋明炜从历史化的视野出发，进一步将中国科幻长期以来“不可见”的状态视作为“新浪潮”积蓄能量的历史动因。中国科幻的传统、表达方式甚至对话对象都迥异于英美科幻。面对1980年代的震荡，科幻“新浪潮”能够崛起不啻为对科幻这一文类的再创造与再发明。中国科幻无可避免地与现实社会和意识形态相互缠绕，“新浪潮”发明了独特的处理现实的方式，与主流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相区隔。韩松使用“秘境”一词形容中国现代性曲折的内涵，通过异质的科幻世界洞见现实的背面，同时也揭示了宋明炜以科幻为媒介，解读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近年来，宋明炜身体力行地向英美学界引介中国科幻，推动了中国科幻走向世界，但对他而言，何谓科幻的“中国性”仍是一道开放的命题。在韩松、刘慈欣、王晋康、陈楸帆等作家笔下，不乏读者与研究者容易辨识的要素，“后人类”、生物政治、赛博朋克、环境危机等，但这些现象有着独特的生成路径与表现方式，很难简单被现有理论阐释。本书选取“现实”与“诗学”两个维度回答了中国科幻再现“不可见”的方式与成因，勾勒出科幻之“中国性”的重要面向。

宋明炜将2010年在上海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视作“中国科幻的创世纪”的完成时刻，认为自此之后，中国科幻开始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标刻这个距离当下不远的时间节点来为中国新科幻寻找历史坐标，一方面在文学史叙事与建构中为中国科幻“新浪潮”定下了年轻、生机与活力的基调，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中国科幻研究仍处于蓬勃新生、有待深耕的阶段。在创作、批评与影视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近年来科幻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加之《流浪地球》等电影推波助澜，中国科幻研究已然集聚了一批新鲜的研究力量，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当然，这种科幻“热”也值得深思甚至警惕，与繁荣景象共生的是大量重复与真知灼见的匮乏。在今天，技术发展的迅猛与对世界缺乏整体性阐释框架之间形成了张力，这给科幻写作带来极大的挑战，既要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又必须寻求美学陌生化。科幻研究与批评如何在处理科幻复杂性的同时，促进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向我们展示了勇于建构批评体系推动科幻发展的努力，他拒绝挪用封闭的理论框架与未经反思的批评术语，探索解密繁复而隐秘的科幻“中国性”的可能。

如果说该书初步总结和展示了作者对科幻的独特见解，那么宋明炜近期提出的“新巴洛克美学”则将科幻研究的理论视野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幻探索的人与世界关系的边界，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它所置身的复杂时代。在他看来，巴洛克时代是大航海和哥白尼、伽利略天体革命的产物，对应着知识论的更新与文体的混杂。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巴洛克时代”的起点，信息技术的更新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改变了认知结构，科幻“奇观”频现。与之对应的“新巴洛克美学”抵御着整体、单一和同质化，指向了不同元素的多元共生。科幻探索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丰富维度，容纳多重因素的相互碰撞，归根结底讨论的是人类自身的境况，“让我们在现实中真正有勇气去面对未知和他者”。从《中国科幻新浪潮》到“新巴洛克美学”，宋明炜向读者展示了科幻如何突破自我界限，洞见“不可见的事物”的逻辑起点、历史谱系、文类特质与美学原理，以及科幻作为思维方式推动人类自我认知的启示意义。



评　论

未来，或许要以『幻』为镜

——评科幻长篇小说《井中之城》

■刘为民

近年来，文艺界不断繁荣的科幻、魔幻、玄幻、“悬幻”等创作及影视产业化蓬勃发展，方兴未艾。这类文学的成功，构成了新的文化市场消费主体，彰显出独特的人文风采。当下，“大数据”“元宇宙”等已然成为时代热词，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正在孕育着足以开启人类文明新篇章的精神力量。国内外执着于科幻题材的写作者们，他们在作品中展现的时空范畴、生态导向、文史情怀以及精神追求，应该如何适应、提升或改善人类世界目前的社会需要？关于这些，我们仍言之甚少。

如果说，达·芬奇的维特鲁威“方形人”与“旅行者号”携带“光盘”远航太空，标志着从文艺复兴到现代高新科技发展的未来方向，那么，在航天航空、虚拟现实、基因工程、AI技术等热潮迭起的当下，科幻创作更要以其特有的时空理念与生存智慧，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精神升华。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尤其欣赏以转世“魔神”张亮——也就是前生的“量子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文——为主角的《井中之城》。这部22万余言的长篇小说，恰如刘慈欣所说：“展现了科学的诗意和宇宙的美感。”

在刘洋的《井中之城》中，主人公快递小哥张亮生活的繁华城市，坐落于数千米深的井下。每天，他沿着相似相近的路线，来来回回送货上门，奔波于千家万户。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只有仰望天空，那个圆形豁口中零散四射的星月余辉或阳光晨曦，隐约透露着难言的怪诞、明媚和神秘。同样辛劳勤恳、漂泊不定，张亮绝非现实社会“拉车”路上拼命而又“认命”堕落的骆驼祥子，也不是控诉、反抗阶层固化而又歌舞卓立的“流浪者”拉兹。恰恰相反，《井中之城》彻底置换了经典文艺中的三维时空与客观世界，将传统的“前世”“轮回”编织为多重关系的交错博弈，层层递进地推动主人公命运的喜怒悲欢和虚实衍变。

作者刘洋是物理学博士，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中，绽放数理逻辑的知识花蕾，以对标现实又颠覆现实的细节描写，绘出一幅幅“井”中天地的生活图景，说理抒情，揭秘释疑：原来张亮在其“前世”的童年失手误杀了胞妹，被当作神秘的“转世魔神”，在经历了“二维生物”的威胁与各种危难摧残后，完成了另类的如“上帝”般的“掷骰子”大赛。最终“分身”有术，留下另一个“张亮”给“井”下世界的妻子和母亲，而他“本人”飞升“井”外恢复为“叶文”。无疑，小说里所谓真实的边界不合逻辑，或故意违背物理规则。因此，使现实中读者所坚信的一切都变作迷幻而虚化，导向未知的渊薮，又伴随情节的发展推进，逐渐认可张亮确信找到了“世界的真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幻文类都被归入更大范畴的幻想文类之内。《魔戒》《哈利·波特》《指环王》与《外星人ET》《星球大战》《黑客帝国》《银翼杀手》《2001：太空漫游》等作品，在有些语境下可以被合并“同类项”。近年来，《阿凡达》系列电影引发观影热潮，借此联想古往今来东西方戏剧的起源发展，或许可以说，潘多拉星球、纳美人、希腊神祇，与中国傩戏的祭神跳鬼、狂欢自娱，在幻觉、幻象、幻境的现代感受上，并无二致。所以，老子《道德经》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刘洋笔下，通过“张亮即叶文”的前世“生活在一个叫作深圳的城市”，形成更加深刻紧迫的人文“悖论”——我们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能够确切地区分真与假？世界的客观真实性，值得我们始终坚信不疑吗？《井中之城》里鲜活灵动的艺术表达，对这类涉及“元宇宙”的终极探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张亮经历了一系列迷幻迭出的奇异、惊悚体验之后，醒悟到身在其中的“井”下城，不过是赛博格“元宇宙”中的虚拟幻境与幻象。自己的青春和人生，也是被重重设定而日见困顿、窘迫的命运轮回。从自为无知到自觉惊醒的张亮、叶文们，映射了当今社会屡见不鲜的“芸芸众生”。

在“元宇宙”浪潮洪波涌起的时代背景下，《井中之城》预示了伴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精进和实践落地，可能会逐步取消纯粹物理意义上的“真假”界限。我们面临着以往从未涉及的超越性命题：如果元宇宙和现实生活并驾齐驱，两者皆真，何为假？相反，如果经过实证两者皆假，那还有没有真？果真如此的话，人类就不仅难辨“真假”，甚至也不能确信自己的客观存在了。这样的人类还有没有衡量生命价值的客观尺度？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井底市民”轮回千余年，终于回到了真实的地球上，但他作为真实的地球人，又会因此面对什么样的人生和未来呢？恰如电影《黑客帝国》的现实迷幻，公元22世纪的人类，生活在由机器人安排的虚拟世界“Matrix”之中而浑然不觉。后来，通过尼奥对话“Matrix”的设计者，指出连所谓的锡安基地乃至尼奥本人，事实上都是设计好的程序或由机器孵化出来作为程序载体的肉身。这十分符合波兰科幻作家莱姆的理论，即所谓“宇宙的物理学是它的社会学的产物”。

在《井中之城》里，刘洋安排主人公张亮出逃必须通过特殊的规则严苛的骰子游戏，并在游戏中隐藏了回归真实世界的数字密钥。由此，小说构建出传播物理知识的趣味迷宫，在类似科普的同时，巧妙地运用悬疑、追逃、史料、掌故等传统文学元素，丰富了科幻表达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地展示了作者掌握的创作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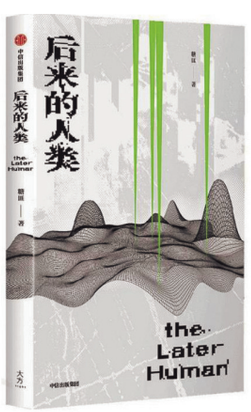
故事最后，张亮复制了自己的替身留在“井中之城”——这是生命意义存在的标志，也是思想价值追求的象征。所以，我们将要牢牢把握科幻与时俱进的思想鉴证，所谓“人类世”的升维创想与心智情怀的浪漫博大，必将引发无涯无羁的精神共鸣。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镜知兴替，今后和未来，或许要以“幻”为镜。

新书推介

【英】罗杰·彭罗斯等，《宇宙、量子和人类心灵》，阳曦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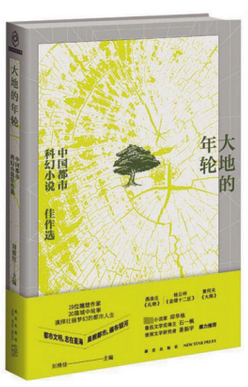
作为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在宇宙宏观物理学、微观世界量子力学和心灵物理学领域独树一帜。《宇宙、量子和人类心灵》这本科普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罗杰·彭罗斯对21世纪理论物理学的看法，他总结、更新了自己在这几个复杂领域的新思考，并认为物理学领域仍有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在这本书中，作者引入了颠覆性的新概念，相信能帮助我们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和人类心灵的本质。

糖匪，《后来的人类》，中信出版社，2023年4月



本书收录了作家2020年至今创作的三部中篇小说，分别是《看云宝地》《快活天》《半篇半调×2》，书写了进化浪潮中与时代脱节的微小的命运个体。小说集的故事背景设定于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在人机耦合的赛博世界里，有云端的虚拟分身、增强大脑算力的脑机结合改造手术、掌控公寓各项功能的家庭主脑、满足人类性欲的“欢喜”、出租身体的球形振子场等。本书用科幻之“科”，细细描摹后来人类，逼近生活暗流，直指人类内在困境。

燕垒生、索何夫、江波等，《大地的年轮：中国都市科幻小说佳作选》，刘维佳主编，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本书是以都市为叙事背景的原创科幻小说精选集，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19位科幻名家以都市为艺术观照对象的20篇优秀中短篇小说。未来人类的文学作品基本都是都市文学，在作家们笔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金融经济等皆被演绎为精妙绝伦、栩栩如生的未来城市故事。选集收录的稿件大多是以前公开在杂志上发表的优秀作品，故事精彩、立意深刻，非常适合广大科幻迷和普通读者阅读收藏。

【美】布鲁斯·斯特林主编，《镜影 赛博朋克文学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3年3月

赛博朋克不仅是一种科幻流派，而且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文化浪潮。本书由“赛博朋克代言人”布鲁斯·斯特林主编，精选11位科幻文学先锋的12篇代表作，锐意开拓赛博格、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神经化学、植入电路等前卫设定，完美融合高科技与现代地下流行文化。本书前言初次阐释了赛博朋克的系统性定义，解释了赛博朋克作家自称“镜影组织”的源流，称得上是科幻文学的史料集文本，也是科幻迷们理解赛博朋克的不二选择。